

182

10

24

第五十一回

此回總寫金蓮之姘之淫之邪乃夾一李桂姐王三官之事
又夾一王姑子薛姑子之事便使一片邪淫世界十分滿足
又見金蓮之行寔伯仲桂姐而二尼之淫又深罪月娘也
此回章法全是相映如品玉之先金蓮起身爲月娘所訛來
後文鬪葉之先金蓮起身又爲月娘所訛是也品玉時以春
梅代脫衣始以春梅代穿衣結鬪葉子以瓶兒同出儀門始
以同瓶兒同房結又是兩兩相映黃安二主事來拜是是宋
御史送禮是虛又兩兩相映也

此書至五十回以後便一節節冷了去今看他此回先把後
五十回冷局的大頭緒一一題清如開首金蓮兩舌伏後文

楚僧為諸淫婦而現身乃王六兒先試瓶兒次之金蓮又次
之玉樓月娘又次之然則春梅獨遺寵愛乎不知于金蓮未
試之先已先寫了春梅也夫必寫楚僧者非此不能死西門
也必寫金瓶梅之試之者所以極其惡也而王六兒獨占頭
等又有又為貪慾喪命地也

官哥瓶兒之死李三黃四諱諱借帳伏後文賴帳之由李桂
姐伏王三官林太太來保王六兒飲酒一段伏後文二人結
親拐財皆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門之死而鬪
葉子伏敬濟之飄零二尼講經伏孝哥之幻化蓋此一回又
後五十回之樞紐也

楚僧為諸淫婦而現身乃王六兒先試瓶兒次之金蓮又次
之玉樓月娘又次之然則春梅獨遺寵愛乎不知于金蓮未
試之先已先寫了春梅也夫必寫楚僧者非此不能死西門
也必寫金瓶梅之試之者所以極其惡也而王六兒獨占頭
等又有又為貪慾喪命地也

以点明桂姐一段公案也何則蓋桂姐西門月娘之乾女也
作者本意寫一趙炎認女之桂姐蓋特特為趙炎認了之人
寫照也趙炎認子西門之子蔡京因此類也以類引類必用
桂姐而為女為子之聞亦大可笑矣况乎王三官又西門後
口之假子也以三官之假子配桂姐之乾女又假兄妹乾手
足也乃假子終好乾父之乾女而不知悔乾父且好乾子之
親娘而不知非身以淫姐浪子為假子女而不羞已且辱身
敗行又假子于人而恐不得其狗彘之行臭味本自相投故
此回必寫桂姐為下文東京假子之引而上文必寫桂姐之
趙炎女也

上一回寫瓶兒試藥為後文病源此文又能于百忙中金蓮
品玉內寫一打貓為官哥死案文字精細之針線如此
寫一薛姑子見得雪月落子空寂而又一片冷局變動頭也

第五十一回

打貓兒金蓮品玉

鬪葉子敬濟輸金

詩曰

羞看鴛鏡惜朱顏 手把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苦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金蓮見西門慶受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憊了一
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老蚤走

別回陡然

苦頭言語也

就惱將起來

者教罵金蓮

可惜入話之

向有未到

以哭者千人

正是各凡八

嘴打架勾

院中未必為

是也

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如如哩說如如會那等虐
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
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去臉兒交我惱了走到
前邊把他爹赶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裏
來了我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楊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
我罷了死是蓮蓮書校量固知這月娘听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妙子
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得一語已我又沒曾說他甚麼
小厮交灯笼進來我只問了一声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厮倒說在
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守着怎沒槽道却不進來論
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坐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

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看人去。所以說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皆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惟道他昨日

決烈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裡不出門不

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

又何嘗放。想着一要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

過金蓮。想着。一筆力直大姑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

怎的過來。筆力直大姑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

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

歹的也放在心裏。又對吳大舅好。月娘道。不拘几時。我也要對這

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處婆。勢喬坐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

誰人何。姐姐寬恕他罷。言又何必難在平心以听之耳。常言大人

難看。人過那小人也罪過。他在指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几个

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心事不他還說的好話兒哩

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

的數兒。又是你還不知道里。吳大姑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

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灯向火不想西

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

段帛就與他。可殺好汗巾手帕兩三方。皆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

當日听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孩兒做端午

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並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

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拿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里請你

觀面造
語者即
蓮之輩也
于看此書
知

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
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

你說俺娘虔婆勢喬坐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

對你說交他怪我又是一個學舌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

瓶兒不聽便罷若可畏可畏听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肱

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幾千百斤氣

來大姑娘我那里有个字兒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

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

來你娘恁虧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話設使我就

說對着誰說來也有个下落大姐道他所見俺娘說不拘几時要

對這話他也就慌了旁觀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難對而鼓的對不

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个去總

是了當說罷哭了又是幾千百斤力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

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

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

睡問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

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

里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

怎的今日心里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守口如瓶益為正

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宜

兒不對話
愛天
兒弄的除
愛大起起
毛人性
是性兒不
是個兒
的虫兒

惹得聞愁滿肚皮

歪樣兒沒有
正兒好玩個大
好個人光天
才呀

在那裡
 批作過不赦
 而吳氏又
 面聽丈夫
 說明明白
 仍做有道
 其夫實為
 心之身

第一奇書

卷之二十一

打月娘

者罵西門
謂名微不
此說雖是
仇然批者
不可視為
書看其書
日指其金
外諸人
不淫而取
台始曰必為

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几个漢子月娘道你就休忤那又
試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几時打發他三个起身西門慶道我
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
二十是个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卻交誰
開不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
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二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
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滿是卡即前只見應伯爵走到
捲棚里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
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
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几時
開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裡就開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

東平府又派下二戰西來了還要開你排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道

一時之急如今開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拾過這邇來接着

借債借債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

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

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里借去西門

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

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拿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

差了夏壽說請參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

我有椿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

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几時來一語上回無幾我並不知道甚麼勾

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

討得子
行思字
秘也然
忍云太
自受休
之教思

五十一回

何伯會西門

兒女婿從正月選東京拜中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

兒過節與佳婿之禮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

致上兩兒只兩半邊兒語也沒怎俊俏相的已刺一人之心矣你

只守着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視麻子小張閑三四个標着

在院裡就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了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

兒家走子李桂兒則云第三的齊香兒則云小丫頭把他娘子兒的

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

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几个人的名字

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

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

都標着他走這里借人家銀子那單借人家銀子那單麻子還對

着我搗生鬼之鬼非伯爵乎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

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

你說李三你且別要詐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此

蓋必官李桂兒事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

子正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四字妙極姐西門慶分

伯爵陳敬濟交他進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來道大

娘後邊請李桂姨來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

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巾子搭着頭雲髻不整花容淹淡與

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一語慙造化低的

營生正是悶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个王三官兒又一語

情忠
存相

孝素存

因念小僕

肝肺未曉

寺不以恥

恥者直

猪狗也批

尚作世井

家笑之心

也井乃有

者讀之

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了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詠茶吃推
祝孫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
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再推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
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兩就是口強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
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器了人
他便往爹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通辭誰想從外邊掩
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繇分說都拿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
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個人牙兒總使保兒來這
里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誑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里
皂隸又拿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
名要人辭窮如回京同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兒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也替
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如何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姓

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
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
子兒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
他恁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
會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玉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
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
你快寫个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
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拿了李知
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
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

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听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二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赶了去罷你看說的他那腔兒乾女認着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衛裡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礼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諒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延接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礼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

西門慶不消過兩日桂姐教月娘另拿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

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裡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恁眼看見是來保文曲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里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隨攢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裏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礼拜央及我明日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

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姨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

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

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

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六兒拿上酒菜來對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

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孺子好說家無常礼拿起酒來與婦人對飲

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對腳遞與他說道累

保叔好歹到府裡問声孩子好不好我好放心兩口兒齊送出門

來試問看官此一段爲何乃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

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

文書來派俺本衙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

月完工工價來一一去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拿

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

話教月娘拿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爲吳典恩作機又吃了茶因後邊有

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所上吃酒正飲酒中間

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

上爹還要再讓兩日見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等銀子使照舊還

去罵那狗第子孩兒爲開葉子作引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橫坐下

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姑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

李瓶兒大姐都伴柱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教了一回

張生遊室塔放下琵琶是女元唱孟玉樓在傍斟酒過菜兒與他吃

說道賊才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拿快子

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寫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个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姑子听。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娘替我作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肩頭忪惕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作爲山詞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發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姑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听見，就坐不住，趑趄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裡走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那潘金蓮，這可兒的起來口兒裡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此上妙絕來到房裡西

門慶已是吃了梵僧樂教春梅脫了衣裳。然則春梅又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几鍾好的，獨自一个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總爲春梅生試藥暗中工夫那春梅真个点了茶來，金蓮吃了，掀了个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边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簪在裡面洗了。此未寫西門之玉蓋玉是簇新改過，北就灯下，搞了頭止，撒着一根金簪子，拿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好工夫，然則與走過這道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

婦人便將灯台挪近傍邊桌上放著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出玉体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著兩個脫子一霎弄的大大的與他瞧婦人灯下看見說下一跳一手搭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便睨睨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味要來奈何老娘吃春方者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總來我這屋裡來了俺每是雌剩鬚鬚谷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噲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裡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裡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還對着人撇清揚兒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挽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總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事把他啞過了我就輸

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

過他于是把身子斜暎在衽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裡

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此未試而說畢出入

鳴啞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榨或在粉

臉上描搨百般博弄那話越發堅硬描拙起來三或字下着一百

正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

魯那話往口裏吞放灯下一往一來不想傍邊躡着一個白獅子

貓兒看見動且不知當作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搗此處却

哥作線于百牀寫幹事處乃寫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拿的酒

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鬪他要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儘力打

了一扇靶子打出帳子外去了晚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

着這扎力的不得人意又引薦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搥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啞來我這屋裡儘着教你撥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啞了這一日亦發啞的沒些事兒此完是而西門慶于是向汗巾上小銀盒兒裡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內仰臥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擰着你往裏放龜頭昂大需研半晌還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推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裡邊緊箍住了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是婦人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頭

是婦人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頭

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个笑話兒

○二○在○卿○子○○內○反○照○後○文○

說與你所又作是應二哥說的一个人死了閻王就拿牛皮披在

身上教他變駝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

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駝的未交過來

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

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所了笑將扇把子

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挨慣了駝的行貨礮說

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鼓西門

慶猜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繇着婦人蹣蹣在上極力抽提提的

今金蓮兩

可迷之屬好
乃世間奇物

其不來也

憐

龜頭刮舌刮唇怪啊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惱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按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止用吊過轉過將兩手接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裡那話直抵北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合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冰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肚腹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接相抱交頭疊股嗚咽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的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伴伴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曉夕你再來等

我好歹替你咽過了罷玉文字西門慶道就咽也不得過骨情只

一椿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椿見西門慶道法不傳

六耳等我晚夕來對你說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一篇

金蓮品玉文字却用春梅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

來燒了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

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

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

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會寫教來保後邊稍了

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

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

官一敘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

騎着快馬來着瓊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
 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
 督催皇本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
 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
 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
 平安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礼帖上寫着浙細二端湖綿四
 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拿向帖打發來人就說
 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
 二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个是侍生
 安忱拜一个是眷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鵬補子烏紗皂履下

侍生

不可取甚
 作者
 以爲

作要之家人
 官之要面
 自必合宜
 子無用也

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
 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政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
 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
 因小生有四眼井之說四井者市井也明明安主事道昨日曾見
 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年都在尊府打攪寫出垂西門慶道因承雲
 峰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
 躬賀又問凡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
 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工部權員王事欽差督運皇木
 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奔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敢謝不盡說畢
 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

井泉

有此行
噫呀
多
矣
收
也

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太府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
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
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人于是先
打發轎上攢盤所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点
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
席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
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
僚劉老太監庄上一叙未審旨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賓招敢不
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
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

工部督辦皇木安主政和碑廟黃主政來拜會

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厠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西門慶

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

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教在我這東主

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

說話間兩個小僮兒上來盪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潘金蓮打

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

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

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所薛姑子講說佛法演誦金

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

個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洪向縫中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妙

第一回
五十一回

子揚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个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听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
金蓮華三少久西門元公
面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
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
勾化亦假
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
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
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貧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
化清風塵歸土点点輪迴喚不回改頭改面無遍數

有無盡虛空區區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听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渾金身纏成南無大成大覺釋迦尊

王姑子又道既听演說釋伽佛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大道力願听其說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個快手一个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包子說道不打緊等我拿帖兒對爹說

去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拿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一尊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交書童快拿我的官衙雙紅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抬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裡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交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帖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

正在急曉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騎着騾子總來被玳

安罵了几句教他寫了官衙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林林小厮仰攬着掙了合蓬着丟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攬的林林小厮你賭几个真个走向前一个潑腳撒翻倒兩個就碯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總放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兩寫書童玳安相罵見二人同走面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一春花一秋寒也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听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王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

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刮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

來被月娘瞧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

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听佛法的人。敬濟圖葉又是如此上場

雙開文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

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甲宣起卷來。不都在那裡圍

着他怎的。月娘之惡咄門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

哩。于是一直走出大所來。只見廂房內。点着灯。大姐和敬濟正在

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

不去听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裡伴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

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

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細鞋因問你兩口子喫的是些甚麼陳敬濟

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

替他稍銷金。打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

得。牙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傷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賭身

罰咒。不想了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

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那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

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

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

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

剛纔了頭掃地。拾起來。我拿着裡。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

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

也稍几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
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
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
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
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
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總觀瓶兒爲人敬濟便道五娘你
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
色綾鎖子地兒銷金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
做甚與王。夢。所。拘。出。之。手。由。特。一。對。下。接。二。人。得。手。也。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
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

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關子兒都是細細珍珠碎八宝兒敬濟明
了說道耶嚶耶嚶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嗝噴瑣碎一大堆
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
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
都在裡頭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
兒交姐夫稍了來那又几个瞎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
還多着哩一面取秤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
姑娘稍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又找上金蓮道你六娘替大
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你兩口兒鬪牌兒賭了東
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
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拿出來此句却是大姐遞與金蓮

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拿出紙牌來。灯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点。登時贏了敬濟三場。忽听前边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寫盡心事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几句。酒帶半甜。也不到後边。徑往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開

第五十二回

篇首又找金蓮後庭花一事。特特與王六兒一扯。同心見二人同惡共濟。以結此梵僧藥之案。爲後文同時死西門之地也。

桂如自丁二官之後。西門久已疎淡。乃近復漸漸熟落者。乾女之故。則月娘不能相夫。遠色親賢。甘于自引。匪類入室。其罪何如。而西門爲色所迷。明明看破虛假。却不能跳出圈套。故用伯爵之戲。以点醒西門之心也。

伯爵數回說明桂姐之于三官。而西門乃卽有山洞之淫。是其愚而不斷。且自喜梵僧之藥。欲賣弄精神。亦非有意于桂姐也。夫人之精神。值得几番賣弄哉。故沿至後文驚愛月等。

事皆一層層寫人死地也

為結文幻化寫一孝哥為孝哥寫一燕姑子用筆深細固不
必說至于為一壬子却寫一庚戌日為一庚戌日却寫一官
哥剃頭又先寫一西門修養後又賠寫一廿四日總之文字
不肯直直便出使人看出也

西門吃梵僧藥而死其身月娘服薛姑子藥而亡其嗣兩兩
相對真正一對愚人

上回品玉寫一猫此回又寫一猫上文猶是点明雪賊此回
却明明寫猫驚官哥蓋為後文作非一伏金蓮之深心一見
瓶兒之不能防微杜漸也

戲至此關葉子一戲乃于買汙巾串八花園之戲方討結

煞一見西門之疎一見二人之漸而處處寫月娘又深罪月
娘也

王婆于金蓮袖內陶出汙巾為西門作合今敬濟又以汙巾
作合一絲不爽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詩曰

青樓曉日珠簾映

紅粉春粧宝鏡催

已厭交歡憐舊枕

相將遊戲繞池台

坐時衣帶縈纖草

行處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

相期共闔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
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歡酒吃至三更天氣纔放回
家潘金蓮又早向灯下除去冠兒設放衾枕薰香澡牀等候西門
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衣裳春梅点茶吃了打
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又金蓮坐着床沿低垂着
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腳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兒西
門慶一見淫心輒起塵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
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
樓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這後庭花兒你肯不
是見後文兩人用藥以死西門同出一子患則此時試藥已兩

郎辭的不矣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我別交不

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全了我又稀罕小厮做甚麼你不知你
達心裡好的是這椿兒骨情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她再三
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我
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真个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
令婦人馬爬在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佳來濡研
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
子難捱叫道達達慢着些這箇比不的前頭撐得裡頭熱炙火燎
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汗你叫着達達不妨事我明日買
一套好顏色挑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
日見李柱姐穿的那玉色線描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裙子

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

也是一間與上文品王作對

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

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翫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灌五兒小淫婦見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疑兒來罷那婦人真个在下星眼朦朧鶯舌款掉柳腰款擺香肌半就口中艷声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神用手扳其股極力而握之扣股之声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边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

此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休偶則長久搜出

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

是新破瓜的

婦人以帕抹之方隨就寢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由回來有安主事黃主

事那里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

去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所來只見挑頭的

出官哥制頭檢目因官哥制頭在筆出西門慶頭筆墨無不極之

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饒饒頭哩

于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

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

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銓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

喜飽了頭又叫他取耳指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

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

壬子日先出
頭謂之無
若這小周
又從那時出
的有痕無
我疑批作
一人故美之

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

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起

楊下衣求子安根

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

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

西子血一買至瓶口死日明眼人自知

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裡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

里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

于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姑子回後邊去了

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持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

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

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于是

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見裡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窗琴棋極其

瀟灑床上綃帳銀鈎冰簟珊瑚枕

先爲山周一番描寫

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

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窓半掩窓外芭蕉低映潘

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

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

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

抱着官哥兒又引鬪了一回忽見画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

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

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几時來那桂

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

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着于是接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攘刀子若不是怕唬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唬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妳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边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爹這裡可憐兒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边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啞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厨子來卸開用

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

事之時一
無事之詞
用伯謝等
消遣之
有必須用
等公之事
必有此輩
善用者
操縱耳
間不可少
等入也

能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里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費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个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置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鐵索打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克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

日跟着王家小厮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螳螂不鑽沒縫的雞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咭坐下只顧搗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晨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搗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一个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厮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里想長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厮有甚大氣來惱子還未亦至貧者怨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厮有甚大氣來惱子還曾見過甚麼大頭面目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說殺罷了說畢小厮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厮拿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面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筋擺放所堂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拿起筋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懶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吃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

寺貪吃
人今古
棟多步

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面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台边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撥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菱薺四美水湃的大鱔魚一盒枇杷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刺的送來我且嚐个兒著一手搥了好几个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搥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味著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看他兩個叮嚀陸不題且說月娘

哥兒自
生到次
四月方
刺頭何

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如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刺刺頭他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頭說道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刺頭月娘道六姐你拿歷頭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兒刺頭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歷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个庚戌日金定妻金狗當值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為一庚戌日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了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出汗巾兒接着頭髮纔剃得几刀兒這官哥兒哭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嚔下

去不做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說慌手脚連忙說不刺罷不
刺罷那小周兒說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收脚的跑月娘道我說這
孩子有些不良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教進來刺刺的好
麼天假其便那孩子撇了半日氣絕放出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
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膽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刺了
去了刺的恁半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拿回來等我打與
哥哥出氣于是抱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刺頭
要了你了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鬧了一回李瓶
兒交與奶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妳
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說的小
兒見他黃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多賞

他五錢銀子月娘交來安你拿一箇子酒出去與他請着人家好

容易討這几个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拿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

他吃了去了吳月娘因教金蓮你看看歷頭几時是壬子日可知

特爲此一句生出來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

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声兒李桂姐接

過歷頭來看此一此所爲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

家又映一月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

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子原來你院裡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

三个生日日裡害思錢病黑夜害生子的病早辰是媽的生日晌

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看姐夫

有錢攢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便了

同光刻
石多
疾

概嬉笑延
必須有伯
輩非此等
多歡樂故
間不可少
之入也

西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点勻了臉在花園中來捲棚
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豬肉并許多餚饌家
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拿鍾兒進酒應伯爵道你爹听着說不是我
索落你人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
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終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
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個兒我下酒也是辛勤勞淮折桂
姐笑罵道怪砣花子你蛇蠍包細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
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光打和尚要吃飯你惡
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下擺飾不起你這小淫婦兒
你休笑話我半边俏還動的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儘力向他身
上打了兩下西明道笑罵道你這何才到明日論个男盜女娼還
虧了原周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拿起琵琶橫抱膝上改朱唇
露皓齒唱

黃鸝兒

誰想有這一種減香肌、憔悴損、鏡裏眉鎖無心整、脂粉倦勻花
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個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耽些驚怕兒也不該抱怨
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

最難禁樵樓上、四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
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攪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詛人的
又一

集賢賓

幽窓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簾听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
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里睡得
安穩。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拿了他去。落的在家
裡睡覺兒哩。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
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
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此處是
兩番問
答。彈着琵琶又唱一段。

雙聲疊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舖在靈前。睡晚了。
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擣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
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說
不的。只好。皆地哭罷了。又是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求汗邪
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里先走滾。自恨我當初不
合他認真。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
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个南曲兒。你听。反插伯爵
寫風月事。我說與你听。如今年。程論不得。假真个。个人。古怪精靈。
个。个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理。把賄鉅賄頂。老虔婆。只要箇財小。

第一回
淫婦兒少不得換着脖子。往前拚着似投河。怨如覓井。几時得把
業確子填完。就變駟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
來。又一樣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撈斷
腸子的狗才。生生的吃你。把人就毆殺了。只叫桂姐你唱。不要理
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
兒。你再言語口上生个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又一樣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桂
姐又唱道。

却原來所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一樣。心口裡不相應。如今虎
口裡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
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裡。不是連西門慶眾人都笑起來了。
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負人心看
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个招宣藥了罷。桂
姐又唱。又是
一番。

琥珀貓兒墜

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想。巫山雲雨夢難
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折鴛鴦。對西門不
宜唱此。

尾聲

此處桂姐一唱三疊月影婆娑二回見桂姐之西門慶見金釵後進有來集亦只淡然而已人情世故此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的恩情齊成做箇
同考結桂姐處也

餅

唱罷謝希大道罷罷能叫回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醉勞桂姐一杯
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拿勤勞准
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率打了人這又拿手來搯
半箇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
雙陸打了罷于是三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个眼色與桂姐就
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
這回子倒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來伯爵道
哥你還與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西門

慶笑的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挑摘花兒戴也不
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
西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西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
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
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
房裡吃了藥就出來了本香棚又為後敘濟金蓮伏線以跪下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扯到藏春塢
文調好之妙也雪洞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搂在懷中腿上坐
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說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
大西門慶悉把吃楚僧藥告訴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款啟猩唇
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擲起他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脫膊
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事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

第一回
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水巖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
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声又不知在何
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
只顧所覷聽見桂姐顫着声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
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声推開門進來
看見西門慶打桂姐扛着腿子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
个揷心的揷到一荅里了李桂姐道怪攪老子猛的進來就了我
一批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
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个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才
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厮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
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吆喝起來連後邊娘子每都裏的知

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教你
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个嘴着子
是按着桂姐親了一个嘴繼走出來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
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個儘着搗儘着搗搗
吊底子也不關我事繼走到那个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
裡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
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繼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个不得人意的
攪老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個在雪洞內足幹勾一个時辰吃
了一枚紅棗兒繼得了事是僧藥至此方煮出解藥兩散雲收有詩爲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洵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
 門慶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裏
 摸出鏡子來在月窓上擱着整雲理髮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
 李瓶兒房裡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
 害了病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搗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
 小兒絲他絲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
 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听得他每的事怎麼樣
 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來催只等
 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
 在玉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
 不然也費手費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見教

人情如
 豈一個
 哉

看他人之
 而作慨者
 多更加物
 未在前
 行自袖之
 今古同然

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買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
 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几時是他生日俺每
 會了老爹與他做生日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罷了
 三嬸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
 了四嬸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
 了那李銘接過銀靴鍾來跪着一飲面盡謝希大交楚童又斟了
 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
 拿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
 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鯉魚與他說道我兒你今年還沒食這不
 哩且嚐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食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
 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曾吃飯兒你們那里曉

李銘
 不答
 情直
 似今
 云有
 明者

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

奉承得不倫沒理一

至于正說着只見面童兒呈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菱

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裡被應伯爵連碟

子都搵過去倒的袖子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將手搵

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掐了一塊放在口內

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面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

銘接的袖了纔上來拿筆彈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

了一套花藥欄三個直吃到掌灯時候還等後邊拿出綠荳白米

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

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

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伙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

倦曾樂又以一宿無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

帶騎馬書童玳安兩個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

赴席不在話下潘金蓮趁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

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

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

菓餚涼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

鬪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兒請

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

衆人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子上臥雲亭下

棋投壺吃酒耍子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

月娘

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得好來也不一時。
 陳敬濟來到向月娘眾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
 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蕭收了。
 于是傳盃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
 棋，玉樓眾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此作片與後文之敘小鏡窓情下二樣心事要子惟金蓮獨自手搖着
 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牆角草地下一朵野
 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睃見便悄悄跟來。
 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量甚麼這草地上滑蕤蕤的，只怕跌
 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个
 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
將上、文、無、髮、髮、臉、眉、眼、一、齊、揭、出
 來做甚麼？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嘻嘻

奇淫婦一
 撲九八
 元了即改
 大蝴蝶兒呢
 子親兒者貫
 食者豈不
 連敬濟之
 乎明知必
 知假認作
 蝴蝶兒可恨
 奇淫婦一

向袖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買了
 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就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
 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姣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
 來，見金蓮手拿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作撲蝴蝶，忙叫
 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个要子，慌的敬濟起眼不見
 兩三步，就鑽進山子邊裡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
 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
 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
 芭蕉叢下花台石上，打開分了兩個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
 兒裡到且是陰涼。天下偏有此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裡取
 孩子的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我和五娘在這裡抹回。

骨牌兒。不知山洞中人急壞了你就在屋裏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

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穴上

倘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

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臥雲亭上看見点手兒。叫李瓶兒說大

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

蓮記挂敬濟在洞兒裡。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赶空兒兩三步走入

洞門首。教敬濟說没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裡

回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裡。就折叠腿跪着

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瓶兒走到亭

子上。月娘道。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

兒道。底下没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

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姐累你亦發抱了他

來罷。教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

到芭蕉叢下。孩子便倘在蓆上登手登脚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

那里只見傍边一个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爲後文雪玉樓

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嚶耶嚶把孩子丟在這里吃貓。說了他了

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裡鑽出來。說道我在這里淨了淨手。誰往

那去來。那里有貓來。說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

裡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拿着

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

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个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

前。月娘說乾淨。說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

樓之不
瓶光之
防均能
蓮之不
有依也
漏也

姐往洞兒里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
見的那里討个猫來他想必餓了要妳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
見迎春拿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乳陳敬濟見無人從
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捲棚一直往外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奶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好好打
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眾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會與潘
金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人若自消知羞恨 那能定作有情迷

